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尊

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爲獄小史、給事太守府、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稱病去、復召署守治獄、爲郡決曹史、舉幽州從事、補遼西鹽官長、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㠯高第擢安定太守、免、起爲護羌轉校尉、免、起爲郿令、遷益州刺史、除東平相、免爲庶人、竟寧初補大將軍軍司馬、擢司隸校尉、成帝即位、左遷高陵令、㠯病免、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遷光祿大夫、京兆尹、免、河平中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劾奏匡衡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㠯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

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衞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語私、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漢書王尊傳、又略見匡衡傳、

行縣還上奏事

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漢書王尊傳、

安定太守告屬縣教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漢書王尊傳

又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里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漢書王尊傳

耿壽昌

壽昌五鳳中爲大司農中丞賜爵關內侯

奏糴三輔等郡穀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漢書食貨志上

白築常平倉

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漢書食貨志

王商

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宣帝舅武之子、甘露二年、襲封樂昌侯、歷太子中庶子、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成帝即位、徙左將軍、建始末代匡衡爲丞相、河平四年、爲王鳳所陷、免卒、謚曰戾侯、

徙南北郊議

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

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祀地察、天明地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漢書郊祀志下、成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南北郊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云云、

史丹

丹、字君仲、魯國人、戾太子史良娣之兄孫、宣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元帝時拜駙馬都尉侍中、成帝即位、擢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給事中、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初封武陽侯、永始四年卒、謚曰頃侯、

奏劾王商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

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漢書王商傳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於是左將軍丹等奏、

王章

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宣帝時爲諫大夫、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以忤石顯、顯免、成帝即位、徵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選爲京兆尹、爲王鳳所陷、棄市、

上封事召見對言王鳳不可任用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

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漢書元后傳，章奏封事言日蝕之咎，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

奏封事薦馮野王

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漢書元后傳，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案蕭育薦馮野王封事末三語與此同。

王禁

禁字稚君、魏郡元城人、少為廷尉史、元帝即位、以皇后父封陽平侯、位特進、永光二年卒、謚曰頃侯、

楊興賈捐之獄議

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漢書賈捐之傳、

王鳳

鳳字孝卿、禁長子、元王皇后同母弟、永光中嗣爵陽平侯、建昭中為衛尉侍中、成帝即位、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卒、謚曰敬成侯、

因災異上書辭謝

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

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漢書元后傳、成帝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又封崇譚等、其夏黃霧四塞終日、楊興等皆以爲太后諸弟無功爲侯、故天爲見異、鳳於是懼、上書辭謝、因乞骸骨辭職。）

因日蝕上言宜遣定陶王之國

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漢書元后傳、會日蝕、鳳因言。）

上疏乞骸骨

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事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

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輸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期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才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漢書元后傳京兆尹王章每召見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

東平王求子史對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者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云云、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薦辛慶忌

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漢書辛慶忌傳慶忌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云云、適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王立

立字子叔、鳳第六弟、成帝初、賜爵關內侯、河平中、封紅陽侯、位特進、領城門兵、綏和初、坐淳于長事、遣就國、哀帝卽位、徵還京師、平帝初、復遣就國、元始三年、莽遣使迫令自殺、謚曰荒侯、

上封事爲湻于長求留

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漢書翟方進傳、有司奏請遣湻于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

與杜業書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漢書杜欽傳、欽子業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湻于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

王仁

仁、鳳第三弟譚之子、爲諫大夫、永始初、嗣父爵平阿侯、以剛直爲莽所憚、平帝初、遣就國、元始三年、遣使迫令自殺、謚曰剌侯、

諫立趙皇后疏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

觀是以聖王必審擧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爲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擧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荀悅漢紀二十六永始元年六月立皇后趙氏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言上不聽 案此疏班書未載

王閎

閎仁弟三弟哀帝初爲中常侍進侍中莽簒位出爲東郡太守加卒正大夫莽敗去官更始帝以爲琅邪太守

上書諫尊寵董賢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吕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吕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傳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吕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吕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吕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厤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物讙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吕見卑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氂、荀悅漢紀二十九、元壽元年、侍中王閎上書諫、不從、　案此書班書未載、御覽七百十六引漢名臣奏云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吕手巾拭閎泣、亦班書所未載、范曄爲王閎立傳、亦簡畧不詳、

王音

音，禁弟，長樂衛尉弘之子，初爲侍中中郎將，河平中，遷太僕，陽朔中，拜御史大夫，代王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永始二年卒，謚曰敬侯。

因雉雊上言

天地之氣，㠯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㠯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㠯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㠯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㠯過是。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鴻嘉三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

復對詔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謂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毋人爲之、音復對、

許嘉

嘉、昌邑人、宣帝許皇后從弟、爲中常侍、元帝即位、襲封平恩侯、奉后父廣漢後、拜衛尉、遷右將軍、永光中、徙左將軍、兼衛尉、代

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建始三年免，河平二年卒，謚曰共侯。

毀廟議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漢書韋玄成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

郅支縣頭槀街議

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云云，有詔將軍議是。

甘延壽

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少爲羽林，累遷遼東太守，免，起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以斬郅支單于功，封義成侯，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卒，謚曰壯侯。

上疏斬送郅支首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漢書陳湯傳、）

陳湯

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宣帝時爲太官丞、元帝初、舉茂材、被劾下獄、後爲郎、建昭中、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破斬郅支單于、賜爵關內侯、拜射聲校尉、成帝初免、後以言事下獄、奪爵爲士伍、王鳳奏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永始初、免爲庶人、徙敦煌、又徙安定、哀帝時還、卒于長安、王莽爲安漢公、追封破胡侯、謚曰壯、

上疏自理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仇也。漢書陳湯傳：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

上封事請徙初陵

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漢書陳湯傳

張博

博，字子高，宣帝張倢伃之兄，坐詿誤藩王，與壻京房皆棄市。

報謝淮陽王

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

柰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遺舅張博博喜還書謝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

復遺淮陽王書

博幸得肺附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棄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武所以成大功也、騶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漢書

宣元六王傳、

已見中書令石君求調、許已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爲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悅、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漢書宣元六王傳、

報淮陽王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漢書宣元六王傳、

全漢文卷四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翼奉

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元帝初、徵待詔宦者署、歷中郎博士諫大夫、

上封事言邪正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迺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吕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吕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吕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很、風吕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吕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吕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吕語邪人、漢書翼奉傳平昌侯王臨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

因災異應詔上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吕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厤、陳成敗、吕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吕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吕法、

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

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甚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漢書翼奉傳

因災異上疏

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漢書翼奉傳

上疏請徙都洛陽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案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大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攷

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惟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漢書翼奉傳、

日辰時對

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卽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卽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厤、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漢書翼奉傳、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

廟祀對

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漢書翼奉傳、

京房

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初元中、舉孝廉、爲郎、建昭二年、出爲魏郡太守、徵下獄、棄市、

拜魏郡太守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漢書京房傳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歲竟乘傳奏事不欲遠離左右建昭二年二月朔上封事

因郵上封事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漢書京房傳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至陝復上封事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

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陽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無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漢書京房傳房至陝復上封事云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奏考功課吏法

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漢書京房傳、

地者大臣之位當載安萬民懷藏物類而動搖者此不欲爲君載安萬民動搖思欲不安思欲篡逆也。開元占經四

陰倍陽則地坼臣叛君則義廢此人君不親上下不厚故此災也不救則骨肉相殘父子分離氐羌叛去。開元占經四

月行房乘三道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世日行下道隋書天文志上開元占經五引有刪節

國有讒佞朝有殘臣則日無光暗冥不明易曰日中見斗日中星見明其冥也故晝之爲暮也其救也遠佞諂近忠直修經典開私道則日光明。開元占經六

人君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蝕之災不救之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位有德祿有智日蝕災消也。開元占經十

日月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舉此不祥必亡。開元占經六

日鬭或赤或白或蒼或黃虎入邦此謂守邑破亡國君亡此亡。開元

占經六、

數日俱出若鬬、天下兵大戰、開元占經六、

日蝕盡無光露者、亡其邑、開元占經九、

人君好用佞邪、朝無忠臣、則月失其行、開元占經十一、

月晝明、奸邪並作、專明擅君之朝、開元占經十一、

月若晝明者、月爲臣、日爲君、臣已明續君、當其在時、不可與君用力、含穢已舒刑、今晝明者、奸邪並作、專明擅君之朝、不救則失其行而毀矣、其救也、出退強臣、斷讒佞、近直臣、親賢良、則月得其行不可專行矣、開元占經十一、

月三暈畢天下中外俱赦、開元占經十五、

月蝕者、人君行適過時、專受所致例、一作也、不救則致水災壞城、開元占經十七、

人民不行仁恩、破胎傷孕、春殺無辜、則歲星失度、御覽五、

熒惑作變爲華州人君之禍也。出於東，骨肉欲與近北邊國謀。入於西，則兵大起，蠻貊戰。入斗，則大臣叛，從東西萬民病。不救之，則致日蝕。既下謀上，其救也，設立政事，正圖書，修經術，改惡爲善也，則國家安矣。開元占經三十。

火起災何？人君貪財賦，斂盡民貨，即火爲也。不救必有日蝕之災矣。其救之也，舉廉直之士爲首也。御覽六百二十七。

迴風起何？風者天之號令也，當直而正，普而不偏。佞人眾君迷惑，則迴風起。不救則致逆風起。其救也，用公直，黜邪枉，此災消矣。御覽八百七十六。

狂風發何？人君政教無法，爲下所逆，則致狂風發泄。其救也，脩政教，聘賢士，狂風消矣。御覽八百七十六。

人君賦罰不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救也，脩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同上。

人君擅私恩怠意重情、不與臣下同謀、卽致偏雨夜墮也、不救致苦雨降、萬民愁潦水絕道、其救也興公道、無私黨、此災消矣、(御覽八百七十七)

無雲暴雨何、人君封拜無功、進無德、則致不雲而雨暴過惡暴揚、誅及無罪、密雲而不雨、其救也誅彊卹弱、信及兆民、雲雨時也、(御覽八百七十七、)

虹霓近日、則姦臣謀、貫日則客代(一作殺、)主專君政、大臣秉樞、不救之則兵至宮殿戰、其救也釋安樂、誠非常、正股肱、入賢良、(開元占經九十八引雨條、御覽八百七十八)

雷鳴連而不絕者何、夫雷鳴出里、今鳴不絕、此謂人君行政事無常、民不恐懼也、故致遊雷之災、雷當先電而鳴、雷今與電俱出、或鳴而後電者何、此謂執法者貪苛、(開元占經一百二引兩條、御覽八百七十九、)

久旱何、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人、則致旱也、不救卽蝗蟲害穀、

其救也宥謫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廩不足。人君亢陽暴虐，興師動衆，下人悲怨，陽氣盛，陰氣沈，故旱，萬物枯死，數有火災。此金失其性，若夏大旱，則爲禍之君，素車白馬布衣，自身爲牲，或云誅讒佞之臣於市，則三日之內，雨降於天矣。藝文類聚一百，御覽八百七十九

山者，三公之位，台輔之德也，乃興雲出雨，漫溉萬物，助天成功。今崩去者，此謂大臣懷叛不忠也。開元占經九十九

江河沸者，有聲無實，此謂執政者懷姦不公，衆邪並聚，則致此災。不救，必有叛君。謀其救也，合百官，舉公直，選有德，置於政。開元占經一百

井水沸者，謂人君好用讒邪所致也。開元占經一百

水中火出，何所謂，陰氣溢，亡陽施也。女妃無陽，則敵氣溢，至水中火出。不救，有天殃，陰害陽。其救也，正妃妾，卒後宮，施命令，詰四方，嫁貞女，賜鰥寡，此災即消。開元占經一百

五穀無實何、君無仁德、臣懷叛戾、華飾虛譽、薦賢名實不相副、內爲蘇秦之行、外似夷齊之語、故致五穀多無實、朝廷無賢、害氣傷穡不收、國大饑、其救也、選明經、舉茂才、改往修來、退去貪狠、施恩行惠、賞賜勞臣、此災消矣、御覽八百七十四

君賢臣職、五穀滋豐、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

律術對

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

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續漢書律麻志上。元帝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

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均中其弦，使應黃鍾之聲，案分寸以求諸律，則皆如畫而應矣。然則上古有鍾，其次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其相生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中呂上生黃鍾，上下相生，終六十律，執始以下四十八律，文多不載。案此三語，係孟御覽約文。

春之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效此也、續漢書律曆志上又見御覽十六有小異、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定十二律、御覽十六引京房傳

天五音生於本性、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律、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影、地效以響、卽律也、陰陽和則影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韵、度晷影、候鍾律、權土灰、校陰陽、冬至陽氣應則韵清影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韵濁影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合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外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灰散、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御覽十六引京房傳、

又凡律度量衡用銅銅爲物也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侶於君子之貞是㠯同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御覽十六引京房傳

全漢文卷四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興

興、元帝初爲長安令、坐賈捐之事、髡鉗爲城旦、成帝初、拜諫大夫、出爲部刺史、

黃霧對

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漢書元后傳、成帝以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又封太后同母弟崇、庶弟譚等、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

說史高

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

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吕求賢爲務、傳曰、吕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吕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吕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吕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漢書匡衡傳

韓宣

宣、元帝初爲西域都護、

奏鎮撫星靡

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吕賜金印紫綬、吕尊輔大昆彌、漢書烏孫傳

奏更立烏孫昆彌

星靡怯弱、可免、更吕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書烏孫傳宣復奏、漢不許、

谷吉

吉長安人、初元中爲衛司馬、呂送匈奴侍子爲郅支單于所殺、

上書請送郅支侍子至庭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臣、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漢書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爲宜送至塞而還、吉上書言

谷永

永字子雲、吉子、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少爲長安小史、建昭中、補御史大夫屬、舉太常丞、建始中、舉方正直言、對策上策、擢光祿大夫、河平中出爲安定太守、鴻嘉中補營軍司馬、轉

大司馬長史、出爲護羌使者、永始中、遷涼州刺史、徵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出爲北地太守、元延末、徵爲大司農、綏和初、病免、有集二卷、

建始三年舉方正對策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

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
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
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
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
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
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
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
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
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妝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譏孛，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呂程能考功實，曰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攷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

吏，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虞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漢書谷永傳

對策畢復言災異

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聽，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

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漢書谷永傳

復對

日蝕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日食則妾不見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佀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衆妾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成帝建始三年日食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對又案本傳上特復問永永對

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葷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踈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

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返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于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

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卽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詔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㠯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㠯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卽㠯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孰念厚爲宗廟計漢書谷永傳永知王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云云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

三月雨雪對

皇后桑蠶㠯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㠯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㠯章不鄉宜齋戒辟寢㠯深自責請皇后就宮鬲

閉門戶毋得擅上且令衆妾人人更進召時博施學天說言庶幾可目得賢明之嗣卽不行臣言災異愈甚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然不及事已（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建始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

黑龍見東萊對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

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泰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憯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

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㠯日食再既、㠯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㠯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㠯民為基、民㠯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㠯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

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㠯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㠯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㠯失之㠯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㠯中興或㠯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肎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㠯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㠯事上者㠯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

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躬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漢書谷永傳、永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

日食對

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永始元年（九月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

星隕對

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

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目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目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目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于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及秦所目二世而亡者、養生太奢、奉終太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

又日食對

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目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茲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目京房易占對、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谷永二

災異對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

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廼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

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

素驕嫚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漢紀作士）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

禍之道也、壯祀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肎爲耳、漢書谷永傳、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上古以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察其馳騁騾步芒炎或長或短所歷奸犯內爲後宮女妾之害外爲諸夏叛逆之禍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谷永對

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漢書敘傳唯谷永嘗言云云永指以駁趙李

門牡自亡對

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亡焉故牡飛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谷永對

日食上書

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補漢五行志注補六

賦斂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食將有潰叛之變補漢五行志注補六

上疏訟陳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漢書陳湯傳

上疏薦薛宣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姦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

食自公之節、宜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宜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漢書薛宣傳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

聖王不吝名譽加於賢效、考績用入之法、薛宣政事已效、漢書丙吉傳贊宣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云云上然其議宣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案此奏即薛宣傳約文今並載之

請賜謚鄭寬中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衞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德、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

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漢書儒林張山拊傳

上疏理梁王立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吏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合於下吏，已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漢書梁懷王揖附傳：永始中，相禹奏梁王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受降議

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閒，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漢書匈奴傳下：河平元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云云，對奏，天子從之。

塞河議

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没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漢書溝洫志、先是谷永以爲、

諫成帝微行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閒、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衞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擘，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漢書郊祀志下：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谷永說上，上善其言。）

說王音

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

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氏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强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漢書谷永傳

謝王鳳書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漢書谷永傳藝文類聚三十三

與王譚書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

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累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漢書谷永傳、

與王音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蓍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與、轉禍爲福、藝文類聚二十四、

戒段會宗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

所長思無已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固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漢書段會宗傳陽朔中復爲西域都護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

韓昌　張猛

昌元帝初爲車騎都尉猛爲光祿大夫

與呼韓邪單于盟約

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漢書匈奴傳下）

董宏

宏初元二年嗣父忠爵高昌侯建平元年免爲庶人傅太后稱尊號仍復故封

上哀帝書請上傅太后及丁姬尊號

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漢書師丹傳宜立丁姬爲帝太后漢書孝元傅昭儀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漢書王莽傳上

尹忠

忠字子賓魏郡人初元中爲廷尉建昭初遷諸吏左曹光祿大夫代張譚爲御史大夫坐河決自殺

毀廟議

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漢書韋玄成傳

尹更始

更始字翁君汝南召陵人元帝初爲議郎永光中爲諫大夫遷長樂戶將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

毀廟議

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漢書韋玄成傳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

張忠

忠、一作中、字子饒、鉅鹿人、為東平相、建始末入為少府、代尹忠為御史大夫、陽朔初卒官、

奏免王尊

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漢書王尊傳御史大夫中奏云云尊坐免、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六終